

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有人害怕变化、拒绝变化，有人适应变化、拥抱变化，在变化中创造精彩。中士何俊属于后者。

作为坦克分队一炮手，何俊从事的专业岗位又称射手。入伍第二年，他考取了坦克射击专业二级证书，第三年考取了一级。2016年6月，他作

为连队唯一参加南部战区陆军组织的坦克射击专业特级考核的士兵，获得坦克射击专业最高等级认证。

何俊憧憬自己能像许多装甲兵专业大拿一样，再考取其他两个专业的特级证书。然而，他的“考证计划”中断了。2017年4月，何俊所在部队调整

组建为合成旅，连队和其他连队合并整编为步兵连。

新专业、新岗位，何俊没有气馁、没有放弃，而是在刻苦钻研和训练中开始新的突击，磨练成一名合成尖兵。

何俊的经历，只是奔涌的军改大潮中的一滴水珠。和他一样，大批官兵在“脖子以下”调整改革

中变了单位、换了专业、挪了驻地。他们是否能适应新岗位、新专业？面对军旅生涯的“巨变”，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？

前不久，记者在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采访何俊和他的战友们，记录和观察他们在改革调整一年后的“转身”与“重生”。

□一名士兵面临的挑战，折射改革大潮带给军人的考验

□一名士兵成长的足迹，浓缩军队体系重塑带来的涅槃

# 何俊：从坦克射手到合成尖兵

——从一名士兵的转岗经历看军人如何适应新体制迎接新挑战

■彭田 阳吉成 本报特约记者 欧阳治民



也许是坦克兵转步兵，可能是防空兵转工兵，或许是炮兵转侦察兵……部队调整改革中，经历专业转换的情况很普遍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是改革的必然，或者说是改革的组成部分。在曾经的专业领域，官兵们早已驾轻就熟，很多还成为行家；转岗之后，或多或少有失落，也会遇到暂时的困难。在熟悉的驻地，对风土人情、生活环境已经适应；移防之后，来到陌生的地方，工作家庭都面临诸多新问题……诸如此类的种种考验，摆在身处改革大潮的军人面前。改革大势浩浩荡荡，唯有把自我的转身当成考题来作答、当作考验来对待，才能超越自我、助推改革。

## 以「我」之转身成就军队之转型

■魏爱春

清代八旗骑兵曾经骁勇善战，却因不用新武器、不练新战法、不建新军制，面对列强的长枪大炮，被打得一溃千里。我军以步兵起步，发展出了炮兵、工兵，而后有了空军、海军、火箭军，现在还有战略支援部队、联勤保障部队。一支全新的作战力量从何而来？人民军队经历的一次次改革给出了答案：从一代代军人的转型中来，从千千万万官兵的转身中来。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，曾是陆军部队的优秀指挥员。新中国成立后组建海军，指派不会游泳的萧劲光当司令。他没有二话，离开自己熟悉的陆军，在一穷二白条件下，坐着渔船出海考察。他以自己的转身带动部属转身，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。前路纵有万般险，破开荆棘迎朝阳。转型发展是改革强军的必由之路，军人亲历其中，必然面临许多变化和考验。只要敢于迎接挑战，就没有过不去的“火焰山”、攻不下的“腊子口”！在改革带来的阵痛面前，让我们叫响这句口号：以「我」之转身，成就军队之转型。

### 记者调查

#### 坦克射手转岗当了步兵——

#### 置身改革大潮，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

2017年4月，随着“脖子以下”改革全面展开，何俊所在的坦克连整编为合成营步兵连，他由一名坦克兵转岗成为步兵。

虽然知道改革迟早要来，但听到整编命令的那一刻，何俊心里还是有些空落落。对老连队的留恋，对新单位、新专业的陌生，让他心里有些发慌。

更让何俊难以释怀的，是他引以为豪的坦克射击特级证书还没真正派上用场就“作废”了，自己成了新专业的“小学生”。

特级射手，是坦克射击专业的最高专业等级。战士考上专业特级，不仅受人尊敬，而且在士官选晋、评优评奖等涉及切身利益的事上，都是优先考虑对象。这对于当时迫切希望晋升中士的何俊来说，尤为重要。

在新组建的步兵六连，和何俊有着类似经历的战士还有不少。很多战士在坦克连队当兵，在各自专业领域都有“两把刷子”。如今连队改编，意味着他们要告别“老把式”，从头再来。

心里有疙瘩，干啥都不顺。步兵六连连长张新鹏也察觉到，一纸命令，虽然改变了连队官兵的兵种属性，却没有完

全改变大家的思维定势，部分官兵对改革带来的变化有些无所适从。

为此，连队组织“学练新专业，我该怎么办”“归零，我拿什么再出发”讨论活动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岗位的变化，谈个人的打算。战友杨天长的话让何俊触动很深：“这特级、那特级，克敌制胜的本领才是真特级；不管是合成步兵还是坦克兵，能打胜仗就是好兵。”

“转岗，并不意味着成长之路的断裂，而可能是一次新的机会。退一步说，大家和你一样都得从头再来，都站在同一起跑线，这个时候就看谁跑得快！”何俊的哥哥何军在另一部队服役，经历多次转岗后在比武中摘金夺银荣立二等功。哥哥的开导，让何俊有了榜样，添了信心。

#### 在主动适应深钻苦练中练就成精兵——

#### 勇于接受和正确对待“阵痛”，才能实现“华丽转身”

“重新学新专业，难道比考特级还难？”何俊把特级证书锁进柜子，像当年刚学坦克专业一样，制订了各个课目的训练计划。

在坦克连时，何俊凭借自己思维活、力量足、耐力好，不仅专业呱呱叫，体能训练也冒尖。在他看来，步兵无非就是跑步打枪，自己坦克火炮都玩得转，练这些不在话下。

然而，现实给他来了个“下马威”：乘车射击脱靶、步兵战术走丢。他发现，信息化战场的合成步兵，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“仅仅打得准、跑得快、投得远，无法适应合成步兵的要求了。”何俊对记者说。

从坦克连到合成营步兵连，变的不仅仅是名称。如今的步兵，已经从“2条腿、1支枪、4颗手榴弹”升级为“车轮子”“铁翅膀”“信息终端”，面临的挑战不只是专业技能的改变，还有训练模式和作战理念的升级。用何俊的话说就是，合成步兵人人都要学“十八般武艺”。

在坦克连，一人通常只练一个专业，同在一辆坦克车组，开车的通常不练射击，炮手通常不练通信，因为练强一个专业就不容易。而到了步兵连，似乎没有明显的专业界限，步枪、手枪、机枪、狙击枪、榴弹发射器、手榴弹样样都要会，掩体构筑、爆破技术、班组协同、伪装防护、绳降索降、越野穿林、卫星导航、火力引导也要精，一下增加10多个专业课题，一专多能的训练要求让他应接不暇。

重新认识步兵，何俊有了强烈的“本领恐慌”。每次训练，他都自我加码，累得汗流浹背，作训服上留下一道道汗渍。

在战斗演练中，何俊所在的步兵班组还要担负前沿信息搜集、分析上传、整合研判、引导火力打击等任务。学习卫星终端、班用电台等装备时，何俊牢记每一个按钮功能、每一组代码含义，并刻苦练习无光条件下的操作，逐渐找到了“手感”。

转身转型，涅槃重生，岂止是何俊？在调整改革中，该旅超过半数的官兵调整了专业。旅首长机关带头组织转岗转型训练，开设官兵“大讲堂”，全员学习军兵种知识，拓宽思维领域，掌握合成技能。

转型带来挑战，同时也带来机遇。在转型训练中，何俊参加了旅队步兵专业骨干集训，所有训练课目达到“理论知识一口清、实装操作一摸准”要求。集训归来，他成了连队小教员，还被任命为八班班长。

去年5月，何俊参加机枪手专业选

拔，他对照训练教材和使用手册刻苦训练，练到眼睛流泪红肿，吃饭手握不住筷子。最终，他获得全旅第一名，并被推荐参加战区陆军组织的尖子比武竞赛。

#### 步战尖兵如今有了新目标——

#### 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中，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

在基层部队，“班长”是个宽泛的称谓。何俊从坦克连的车长转变为步兵连的班长，虽然只是一字之差，但职责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过去在坦克连，何俊没觉得带兵管兵有啥压力。当了步兵班长，他才发现“管人”的活儿其实很考验人。“坦克车长才管3个人，步兵班长要管10个人。人数翻了倍，要考虑和处理的事情也翻了倍。”何俊说。

管理带来的考验，不仅因为人数变多了，还因为组训模式的变化。过去在坦克连队，射击、驾驶、通信三大专业实行专业分训，很多时候由连队专业组长组训管理。一个车组只有到了协同训练时才在一起练，车长在训练管理上不用太操心。而在步兵班，无论是体能训练、单兵专业训练还是战术训练，都由班长管到底。

何俊当班长后，班里来了个很活跃的战太阳晖。一次训练，小阳不小心摔在地上，检查后并无伤痕。小阳却称“受了内伤”，以此为理由坐在训练场边上休息了一上午。

何俊没有急着批评小阳，事后找他的老班长了解得知，小阳之所以情绪消

极，是因为家里想让他早日退伍创业，他常常抱着“只要平安度过服役期就行”的心态参加训练。对此，何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训练场上天天和他摸爬滚打在一起，终于让小阳打消了“混日子”念头，一些课目也跨进了连队尖子行列。

还有一次，机关检查连队时，八班内务“冒了泡”，受到通报批评。连务会上，何俊自始至终没敢抬头。“步兵班长既要组训抓训，又要抓管理、做思想工作，班里事事都得操心，吃喝拉撒睡样样得管，24小时啥时候都不能松懈。”何俊说。

何俊遇到的考验，还只是班里的琐碎小事。连队、营队和旅队面对的情况更复杂。“部队改革后，全旅从上到下都面临许多新考验，都需要调整心态和状态。”该旅领导说。

随着工作机制的逐步理顺，何俊所在单位的各项工作渐入佳境，何俊也光荣地入了党，如愿晋升中士，他所带的八班1人荣立三等功，1人被上级评为爱军精武标兵，5人荣获嘉奖。

如今的何俊，工作劲头十足。虽然步兵没有专业“特级”可以考，但他有了新目标：要把八班带成一个全面过硬、能打胜仗的“特级班”。

左上图：步兵何俊。右上图：坦克兵何俊。 阳吉成摄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

第432期

我入伍7年3次换专业。

2010年12月刚入伍，我被分配到步兵连，成为一名“靠腿吃饭”的步兵。可能是受“许三多”的影响，也很想凭许三多式的韧劲成为“老A”。我不断逼自己苦练本领，当兵第二年便成为专业能手，还当上了副班长，第三年考取士官后被任命为班长。

我本想在班长岗位上有一番作为，但一纸命令把我和很多战友从步兵团调到炮兵团，我的专业从步兵改为炮兵。这让我一度很沮丧，度过适应期后，我逼自己苦练炮兵专业，又当上了班长兼炮长。

我以为，炮兵专业我会干到底。没想到，2014年年初，我所在的师改成旅，我被分流到了装甲旅，成了一名坦

入伍7年3换专业——

## 每一次改变，都是新起点

■第75集团军某旅合成营中士 牟永波

克兵，专业是坦克驾驶。

再次从零开始，我加倍努力，考取了坦克驾驶特级证书。每次开着坦克在山野驰骋，我都感到很自豪。一次演习，我因表现突出，火线入了党，后来担任了车长。

在“脖子以下”改革中，我们营被改编为合成营。我从开坦克改成了

开轮式突击车，虽然都是开车，但完全是两个概念：一个那么笨重，一个是那么轻巧；一个是操作杆，一个是方向盘。关键是开坦克我是特级驾驶员，而开轮式突击车，我连“驾照”都没有。

改革不允许军人讨价还价、患得患失。我们作为普通一兵，必须顺应改革

大潮，服从改革、适应改革。回顾我的军旅经历，我有时感到很庆幸，因为我见证了部队的改革进步，我是亲历者，也是实践者。

很多战友和我一样，因改革需要多次调整岗位，他们在新岗位上同样干的很有起色。在改革大潮中，我觉得还是要有“革命军人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

搬”的精神，无论安排到什么单位、什么岗位，都要干好干出彩！

(彭田、李正邦整理)

### 亲历者说

### 锐视点